

描润本《古今图书集成》述介

宋 建 晟

中国历代编纂的类书，三国曹魏有刘邵等编的《皇览》，晋有陆机等编的《要览》，北齐有祖珽等编的《修文殿御览》，隋有杜公瞻撰的《编珠》，唐有欧阳询、裴矩、陈叔达等奉勅编纂的《艺文类聚》，虞世南编的《北堂书钞》，徐坚等奉勅编的《初学记》，宋有李昉等奉勅编的《太平御览》，王钦若、杨亿等奉勅编的《册府元龟》，王应麟编的《玉海》，元有王莹编集的《群书类编故事》，明有姚广孝、解缙编纂的《永乐大典》等。而清代陈梦雷编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迄今流传下来的最大一部类书。

它于康熙四十年（1701）完成初稿，康熙四十五年（1706）缮成清本，清雍正三年（1726年）定稿，于雍正六年（1728）用铜活字排印而成。该书分装五百二十二函，另编目录二十册，分装两函。由于该书为御制，又是雍正即位不久实行文治的组成部分，因此印刷、装璜都很讲究，纸也选用开化纸和太史连纸。

《集成》一书，第一次印了六十四部及样书一部。当时除分赐皇室贵胄及在朝显宦外，余皆贮之于内府文渊阁、乾清宫、皇极殿等处。以后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献书超过五百部者，颁赐此书一部。《四库全书》修成后曾抄写七部分藏于南北七阁，同时七阁中也分藏了《集成》一书。后经过兵燹水火，流失严重，保有全帙的，当属凤毛麟角了。

《集成》第一次印行后，由于其内容丰富，因此不但受到当

时国内学者的重视。也被国外学者视为了解、研究中国的重要工具书，称是书为《康熙字典》。但其流传日见稀少，世间很难见到，寻找、查询甚为不易，所以到了光绪十年（1884），又有了英人美查兄弟的第二次印行，即所谓“美查版”。

美查兄弟（Ernest and Frederic Major），英国人。来华后在上海经营茶业。同治十一年（1872）创办申报，是在中国出版的近代中文报纸之嚆矢。光绪二年（1876）创办点石斋石印局。光绪十年（1884）在上海设立“图书集成印书局”，采用募股方式，以每股规银一百五十两组织资本印制《集成》。

这次印本用三号扁体铅字，连史纸十开规格铅印（绘图部分则用石印）。光绪十四年（1888）竣工。共印一千五百部，每部一千六百二十册，另加目录八册。由于书字用扁体，故又有“扁体本”之称。

“扁体本”有广布流传之功，但甫印不久，又有了第三次印刷。

这次印刷，是由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拟议办法，议妥后具奏，即电知上海道聂缉规就近与上海同文书局商定事宜，于光绪十六年（1890）开始操办的。距印了一千五百部的“美查版”仅隔两年，为何又要印呢？其实并不单纯是“美查版”在照铜活字原版排印中，未对原书进行校勘，欲正讹误之故，而是清政府为了将该书堂皇印出，将其作为中国的百科全书分赠各国图书馆，以为炫耀。

因为该书是为了赠与各国，所以对书的印刷、纸张、装帧都比较重视。印刷用雍正铜活字版照相石印，纸用料半纸三开规格，字体式样因照相与雍正版无贰，书品装璜也一如其版式。但书增加了《考证》二十四卷，却是前两次印刷所没有的。《集成》一书卷帙浩繁，又成于众手，出现舛错和讹误必不可免。这次影印，专门对该书进行了整理和考订。但因书为钦定，此前一直未

有人敢随意批评，这次也不好擅改，只是将逐篇译校所得以考证形式附于全书之后。

至于《考证》的作者，一般都认为是龙继栋。龙继栋，字松琴，广西临桂人。曾主讲金陵尊经学院。著有《十三经廿四史地名韵编今释》。龙氏的《考证》，校订《集成》中舛、脱、衍字和错简、重复之处均很详赡，考证辨误、存疑备考、补充内容所下的旁征博引功夫也颇见功力。

这次印刷，因新增《考证》二十四册，全帙为五千另四十四册。共印一百另两部，其中一部分运回北京，另一部分留存上海仓库，后毁于大火，殊为可惜。

民国时期，又有了第四次印刷。

1926年，上海中华书局刊行《四部备要》之际，就有重印《集成》之议。当时因“雍正版”和“光绪版”流传日稀，而拟影印“美查版”，但细检发现其“脱卷、脱叶、脱行、讹字不可胜数”而作罢。后终于购得铜活字原印本一部，于1934年开始此项工作。这次印刷用机制连史纸三开大本缩小影印，以九叶合为一叶，将原书五十万叶缩为五万余叶，五千册缩订为八百册。又向浙江省立图书馆借得同文书局影印本所附《考证》缩小影印，以原书六叶合为一叶，共装八册。这样中华影印小字本每部总数为八百另八册，篇什大减，给检阅、庋藏，搬运均带来极大方便。

除上述外，《集成》尚有其它版本。

一为“雍正版”摆版时所依据的稿本。据《故 宫 殿 本 现存目》说：“是书原稿本内府久已散佚，天津李氏曾得残稿数百册（有水渍痕烬余），内中以理学、经济两编占多数，每页十八行，行二十格，确为铜版摆印之底本，今已赠天津南开大学。”

另为台湾方面的两次印行：一为文星版，一为鼎文版。1964年，台湾据1934年“中华版”重印，称为“文星版”。1977年，台湾鼎文书局再据此版印刷，称为“鼎文版”，并在首册新增序例、

简目汇编，各典有索引，氏族典有姓氏索引，便于查阅。

值得专门叙及的是，由于“光绪版”的印制而产生了独一无二的《集成》描润本，亦即第三次排印时所依据的影印底本。

清光绪时，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使照相影印技术日臻完善。为了保持《集成》的原貌，清政府决定采用这一技术。当时购得开化纸殿板《集成》一部作为底本，并在影印之前对这一底本进行了大规模地修整、涂抹、勾画，因此称之为“描润本”。

一般来说，影印应该与原本活脱，否则就失去了影印的意义。但实际上，这次印刷光是改避讳字就使《集成》全书中，增添了颇多涂写之处。雍正六年第一次印制该书时，还只是对玄烨、胤禛的名讳在摆版时即注意缺笔或换字，而到了光绪十六年第三次印刷，又已经过六朝皇帝，光是在规模万卷，一亿六千万的字里行间找出这些皇帝的名讳用字已很繁复，何况还要逐一加以涂抹改写，这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另外该书在印刷中还多有墨色深浅不一或字迹模糊的地方，所用二十五万铜活字也难免有笔划粗细不一致或字的大小比例不合之处，从五十万叶的全书中，逐张翻检，发现这些并一一描润，这浩大、耗时费力的工作，无疑也使该版《集成》的品相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描润本现珍藏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翻看中，上述涂抹勾画随处可见。书中不仅将每页不清晰的框线、栏线重新勾画，而且对不清晰的字，如字形尚好即直接用墨笔描黑，字形不好的字则先用白粉涂白，然后再用墨笔重新写好。如《经济汇编·食货典》二〇二卷四十几叶的篇幅就有四十多字因避讳改写，《食货典·盐法部汇考》四之二半页九行、行二十字共一百八十字的篇幅，竟有一百二十三字经过涂白描写，其中有的将整个字涂白描写，有的将字的偏旁或某个笔划涂白，再写。通篇看去，未涂白字也几乎都进行了笔墨修饰，甚至版心上的鱼尾和下面的口题也都描写得清清楚楚。其它页页同样满是涂抹改动，木刻版图不清

楚和不准确的地方均一如上法涂描。这些比重甚大的涂抹改写，可见整个描润工程之浩繁。

经过描润的底本，确是焕然一新！用此影印的“光绪版”，版面光洁，眉清目秀，又字迹清楚，装帧漂亮，堪称《集成》一书的最佳版本。那这描润底本怎么会到了清华大学图书馆呢？

据《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说：“其描润底本，民国初年外交部赠清华大学，今详察之，确系铜版开花纸初印，染矾磨蜡，纸色因而黄厚，虫蚀圆眼，则粘补平复，铜版墨色深浅不匀，均用墨笔描润。开花纸年久即有黄色斑点，以粉笔饰之，字画不清之处，以粉笔勾之。既非裱褙，亦非钞写，确为石印摄影之底本。”

该描润本民国初由外交部赠清华大学，许多文献都有记载，但它如何到的外交部，却未得确据。想来是由清代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承继而来：印制“光绪版”，清政府让主管外交事务的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妥具奏此事，“先行购买殿板原书一部，以为描润照印底本，另给价银一万三千两，事竣，仍将原书呈缴。”是否可以说，书印后一直保存在清代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光绪二十七年改为外务部），辛亥革命后由民国外交部接管。清华大学当时为“庚子赔款”所建，它归“北洋军阀政府的外交部单独管辖”，而不属教育部，因此得天独厚，此书便由外交部拨给了清华。

施廷镛先生在《中国古籍版本概要》中说：“这描润本，…在抗日战争时期，运藏于重庆北碚仓库，后被日本飞机炸毁无存。”实际上这部书并非荡然无存。抗战期间，清华大学在政府命令下筹划南迁，清华图书馆的一些珍贵图书同仪器先是运存汉口，后又转运重庆北碚保存。1940年6月24日下午日机空袭，包括《古今图书集成》在内的一大批图书中弹失火，焚毁严重。不幸中万幸的是该描润本经抢救劫余五百余册，虽然火烧水浸斑

痕累累，但因其为“雍正版”之一部，又为第三次印本的母本，尽管已非全帙，还是非常珍贵。

《集成》编撰完成后历次排印，都在历史上发挥了各自的作用，成为中外学者利用、研究的对象。如今，国内通行的本子当为1934年的“中华书局版”，国外则可能“美查版”收藏使用者居多。台湾“鼎文版”因有序例、简目汇编和索引而比“文星版”更受欢迎。而清华图书馆的描润本实属孤本，与不但少见流传，且收藏已很少见的第一次“雍正版”、第三次“光绪版”同列，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作者工作单位：清华大学图书馆

（本文责任编辑：权儒学）